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

在岁月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一泓清泉,润物无声。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书法”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书法艺术中浸润的中华文化之美被更多人看见。

见于岩画、刻于甲骨、铸于鼎彝、书于竹帛,有着

3000年以上历史的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在今天,如何将这份珍贵的传统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需要的是一种引导,一种激发内心热爱的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心灵的共振与连接。

借由三个不同的书法人生,我们能感受到,书法爱好者笔下,流淌的是点滴生活中的字字情深。或许,书法艺术的时代魅力,正在于此。

千姿百态,提笔一瞬

周五上午,王岗在工作室完成了书法小班课教学后,就忙着赶往成都市文化馆,这里下午还有一场书法大班课。王岗从事书法教学已经有24年,带过的大小小小书法学员有上千人。“老话说:画画十年,基本可以卖钱;写字十年,可能自己都不一定要看。”

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书法,称得上“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王岗说,自己在高强度教学之余,也兼顾美学和书法史领域的学习,如同向古人交作业,越是临习,越感叹古代在艺术审美和情感融入创作方面的水平,由衷地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一躬到底。“书法的美感呈现一方面从情绪入手,一个是碑帖本身的内容,再一个就是作者当时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感受:是冷静的,还是激昂的;是忧伤的,还是热情迸发的?书法,是‘古人生命的立此存照’,如文化学者祝勇所言:传下来,不只是供我们观看,而且供我们倾听、触摸、辨认——倾听他们的心语,触摸他们生命的肌理,辨认他们精神的路径……这些存世的书法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真的消逝。他们在飞扬的笔墨里活着,在舒展的线条里活着。他们,须臾不曾离开。”

几十年来,他既是循循善诱的书法老师,也是上下求索的书法行路人,对书法研究和实践的理解是简单八个字:我对它好,它对我好。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教学相长,推着他在艺术道路上一路向前。这些年来,他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近书法、喜爱书法。此前,有一位留学日本的博士生参观了一次颜真卿的书法展,被“颜体”书法所震撼。回到成都后,他找到王岗学习书法,一学就是3年。上网课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的学习书法途径。王岗还有位在澳门留学的成都学生,一直通过网课学习书法。上学期,还在澳门办了自己的书法展览。“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包含了哲学。中国书画不是真山真水,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与提炼,展现的是时代精神。”王岗如是说。

我们的先人,把书法写在骨上,写在陶上,写在纸上,写在竹上,写在锦上,写在碑上,写在青铜上,写在瓷器上,写出了天人合一,写出了力透纸背,写出了游龙惊鸿,写出了一见倾心,写进了历史的风里,一刮,醉了上下五千年的人心。

书法和热爱可达



青年琴家赵虹抚琴闲暇,书法也是日常之一 摄影 鲁鲁

满纸清风,兴味浓深

学书法的人中,或许报书法班的“胡升”们是最大的那个人群,体味着书法之乐。拜入成都知名书法家杨代欣先生门下的段月禾,似已慢慢向书法之道靠近。

在笔墨间浸润了20多年的她说,将书法艺术视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段月禾是媒体人,从小就学习写字的她,主攻篆书。初中时,她有幸认识了书法家杨代欣。师从杨代欣先生后,她便步入了正规的书道脉络,渐渐地从想写好字,到想成为一名书法艺术的传承者。对于练字,她的体会是:先生平时教诲,初学时以古代碑帖为楷模,持之以恒,孜孜以求,力争形神兼备,遇浮躁之境而不变。与大多数人学习楷书不同的是,段月禾选择主攻篆书。在她看来,篆书是文字和字体之祖,假如书法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篆书就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其他书体都是这主干上的分支,不管是隶书、行书、草书或是篆刻甚至是中国

画,都离不开篆书这条主干。

平时就喜欢安静的她,常常一写就是一天。工作后,她也一直没有放弃书法这一爱好。工作之余,她还赶往先生家中,交作业、上课。“我很喜欢研究临摹古人的字。”她说,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留下的都是精华,可以一遍遍汲取。结合对当时历史人文知识的上溯,这位年轻女白领的人生,随着书法进阶而推进。

细看段月禾书写的一幅幅作品,笔沉墨浓、古拙典雅,挺难想象都出自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女性之手。现在的她已是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练习之余还与许多书友交流,与朋友一道分享书法的魅力。“美是拾级而上的,对美的感受也是拾级而上的。作为从小学写汉字的中国人,终于能拾级而上,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书法文化的美,感受其中的几何美、精神美、故事美等,很难得,很幸运。”她动情地表示。

专家观点

钟爱书法的作家蒋勋有一段散着墨香的童年回忆:

“我记忆很深,父亲很大的手掌覆盖着我小小的手。毛笔笔锋,事实上是在父亲有力的大手控制下移动。我看着毛笔的黑墨,一点一滴,一笔一画,慢慢渗透填满红色双钩围成的轮廓。

父亲的手非常有力气,非常稳定。我偷偷感觉着父亲手掌心的温度,感觉着父亲在我脑后均匀平稳的呼吸。好像我最初书法课最深的记忆,并不只是写字,而是与父亲如此亲近的身体接触。”书法是有温度的。那种温度在大手握小手里,也在穿越千年的时间心意相通时——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过程中,如何激发兴趣、激发热爱?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专家的观点和思考。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以数字音乐专辑《胡笳十八拍》来生动地阐释他的理解。《胡笳十八拍》是新古典音乐作品《戏韵文音》系列作品之一,由音乐人窦唯、朝简乐队和京剧名家史依弘共同完成。东汉末年千古绝唱《胡笳十八拍》出自蔡文姬,篇幅长、内容多,如何吸引大众尤其年轻人深入其乐境,是一大挑战。此次窦唯的音乐作品以前者词文为本,吉他、古琴和鼓为主要演奏乐器,人声由史依弘和他共同完成。前十拍以史依弘的京剧青衣念白和唱腔为底色,糅合对汉语音韵和音律的理解,演绎主人公情感波澜和

故国相思;后七拍内容描写蔡文姬归汉,由窦唯演唱。整部作品时长56分56秒。在新创作与跨界发展中,戏曲艺术遇到更多厚重且极富生命力的内容,激发听众的自我再创作。“由此,文化经典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触及听众内心深刻的共鸣。”胡建君说。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看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传统文化热及国学热等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本国文化有了“重新进入”的需求,最近十多年来尤为明显。这是正常现象,也是积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理应是建立

在现代意识上的判断,评估其优缺点,继承发扬优点,避免缺点。在各种场合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应是更为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应是拥抱世界的,以科学精神和唯物史观进行度量,而非盲目追求文明的优越感。他认为,当下“国学”“国潮”兴起,深层次原因包括寻求文化上的自豪感,中华传统文化在课内教育的分量有所增加,《中国诗词大会》等以此为核心内容的综艺热播,也在一定程度上聚焦了年轻一代的关注度。

传统文化教育从青少年开始培育。如何能更好地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和爱好?胡建君表示,把教室延伸到整个校园,甚至社会大课堂,提升年轻人的参与度。鼓励青年在忙碌的课业之外,记得生活比学识更重要,多关心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关心自然万物,关心四季流转,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和长期阅读习惯。

仇鹿鸣认为,第一,应该承认,某个个体传统文化项目,可以有人喜欢,也可以有人不喜欢,不喜欢也不要紧。第二,如今许多“国潮”项目大热,怎样“接住”这份短暂的兴致盎然,将其转化为长期了解的意愿?需要在社会的公共自我学习平台上及时和充分建设,并使之常态化。第三,可以营造多角度认知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例如,相关展览应摆脱策

展时的猎奇视野,不能过度迎合大众,而应曲不怕高,探索主动塑造、引领受众。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进程中,两位专家提到了一些值得警醒的误区。仇鹿鸣表示,“首先应该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接受,应该是站在了解的基础上,不应是仰视的,对其切勿盲目神化。在此基础上,不要将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与某些旧道德、旧观念复兴画等号。”

胡建君也表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找到自己的特长,循兴趣而为。不需要全民跟风。有人擅长手工,有人擅长笔墨,有人对文字有感觉,但不一定什么都学,追求热门,追求附庸风雅的多才多艺,结果一无所成。“专注于直抵人心的一件事做到底。有一技之长伴随终身,很幸福。如果实在培养不出特长,做个平平淡淡的普通人就很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自己完全不擅长的事情上。不需要自己出现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做个观众能够欣赏传统文化之美的境界,也很充实幸福。”

胡建君还认为,对传统文化应是一个活态的传承,一直在时代当中,在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进程里。我们既要向古人致敬,又要直面当下,追求平淡天真、蕴藉文雅的传统审美,让心情沉淀下来,借助各种艺术形式,古为今用,让生活更美好。



Lifestyles

琴台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4年3月14日
星期四

古画动了,身体里的DNA也跟着动了



国内首部以书法作品为题材的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传

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后,东方演艺集团又推出了《听此青绿——咏咏千里江山音乐会》,山如歌,青如曲,一弦“乐”古今。这是对《千里江山图》这一超级IP的又一次开发利用。

近年来,“高冷”的传世古画,开始成为热门IP,从《富春山居图》到《千里江山图》,从《清明上河图》到《冰嬉图》,它们为不同类型的文艺创作,既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又贡献了流量。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克俭教授认为,中国传世古画用色彩记录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横亘万里的锦绣河山,承载着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记忆。艺术家通过对传世画作的二度开发,既创作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文艺作品,又唤醒了人们对历史资源的人文记忆,更重要的是开掘蕴藏于国宝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以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内心。

重重视画,曲曲如屏。相较而言,舞蹈界和音乐界对传统古画的开发利用比较广泛。古画是静态的,如何将静态的画转化为动态的舞蹈、音乐等新作品?郭克俭表示,主创人员不仅要对文史资料深入学习研究,还要有根植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力,始终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之心。正如《只此青绿》的主创强调:“时时留心,处处留意,生怕将传统文化的细节弄错了,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弄丢了。”

郭克俭进一步认为,传统古画为现代人架起了一座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搭建起这座桥的,除了有艺术家的创意,还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现代科技的赋能,各种文化创意才能实现高度融合,通往传统文化场域的桥梁才能建得宽阔而坚固。依托于CG(计算机图形学)特效、AI(人工智能)、全息投影、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一分为二的《富春山居图》成功合体,《秋林读书图》可以从平面变得立体,今天的人们可以穿越千年时空,感受《清明上河图》中的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有了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如今不仅“人在画中游”成为现实,古画也可以以舞蹈、音乐、动漫、电影等多种现代方式“打开”。

在郭克俭看来,通过“打开”古画,我们找到了一条进入传统文化的新通道。“有人说:古画动了,世界静了。古画所蕴含的文化富矿一经打开,悠远的历史场景、历经岁月沉淀的色彩、饱蘸情感的笔触、娴熟精湛的技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从前慢’的时代。还有人说:古画动了,身体里的DNA也跟着动了。因为古人的丹青创作和现代的艺术形式相互碰撞,唤醒了国人内心深处对文化自信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作者:冯路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